

# 齐白石与刻铜艺术

□ 煮石 文图

刻铜艺术,最受收藏爱好者追捧的就是刻铜文房用具。这类铜质文房用具,镌刻有绘画、文字等,以刻铜墨盒、刻铜镇尺最为常见。至于刻铜水盂、刻铜笔架、刻铜印章盒等,亦是文房收藏爱好者的心头好。

民国是刻铜文房发展的鼎盛时代,北京几乎所有的书画艺术家,都曾在素面铜墨盒、铜镇尺上写字作画,与刻铜艺人切磋互动,创作出了许多令人惊艳的刻铜文房用具。他们将铜墨盒等当作馈赠佳品,除自己使用外,还常常拿来赠送朋友,传递友情与温暖。

人民艺术家齐白石,与刻铜艺术缘分匪浅,留下了不少刻铜艺术珍品。



《三鱼图》

## 钟爱一生

刻铜文房用具受人追捧,与刻铜艺术品普遍采用的白铜的特性有一定关系。

白铜,质地坚固细腻,同时又柔韧易刻,颇有“百炼钢化绕指柔”的味道。著名收藏家米景扬曾经这样概述:“无论是书法上的散锋渴笔,还是绘画中的皴擦涂抹,均能在这种材质上被刻刀表现得毫发毕现,淋漓尽致。”

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其他材质,竹、木、石、紫砂等等,或太脆硬或太滞涩或含泥沙,用它们来雕刻,都达不到白铜的艺术效果。

正因如此,民国时期的众多书画家纷纷在铜墨盒、铜镇尺上写字作画,有的甚至亲自镌刻,成了他们乐此不疲的艺术活动。

据齐白石研究专家张次溪先生介绍,刚到北京之时,白石老人那近似八大山人冷逸风格的作品,并不被人看好。为了生计,齐白石就经常会接下墨盒店的单子,在墨盒盖或铜镇尺上面画些山水花卉,然后由刻铜艺人刻成成品。齐白石所得报酬,开始每件只有几角钱,增加了多次,才增到每件两元。

在这过程中,齐白石对绘画进行变法,以“红花墨叶”一炮而红,求画者络绎不绝,此后老人用在画墨盒盖或铜镇尺上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。

齐白石对于刻铜艺术,一直怀有深厚感情。刻铜名家张寿丞是他的好朋友,一次,张寿丞将老人绘在一个墨盒上的《归鸦图》精心刻出,舍不得出售,而是郑重其事地赠送给了白石老人。

齐白石对此盒爱不释手,特意在墨盒上题跋:“张寿丞刻铜空前,赠余此物,当宝之。”同时,他还请张寿丞题词,作画一幅以为回礼。

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森然回忆,齐白石为他刻过几方印章,还亲自刻过二方铜墨盒,“可谓惠我独厚矣”。由此可见,齐白石除了在素面铜器上写绘画作,还曾亲自动手镌刻过铜墨盒呢。

如果我们去北京画院美术馆齐白石作品展厅,还可以见到齐白石曾经使用的画桌上,摆放着一方老人自用的大铜墨盒,上面有他精心写绘的花鸟以及题款。可见对于铜墨盒,老人钟爱了一生。

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,齐白石与刻铜艺术的不解之缘,还能够为我们带来新的发现。

## 识者宝之

齐白石写绘的铜墨盒等文房用具,一直是拍卖行的宠儿,一旦上拍,总能引来一番激烈争抢。

2011年嘉德秋拍上,一本齐白石为收藏家文素松所绘的山水册页,拍出了近2亿元的天价。而一个题款为“舟虚仁弟清正”、齐白石写绘的《风帆齐发图》铜墨盒,也高价成交。文素松,字舟虚,精鉴赏收藏,撰写了不少收藏类著作。

《风帆齐发图》画面取平远法,近树、中帆、远山层次分明。近树摇曳生姿,给人郁郁葱葱之感;中帆满帆行驶,尽显江河浩淼之境;远山若隐若现,巧示连绵不绝之势。在一方边长不过12厘米的小墨盒上,却能展现如此磅礴开阔的气势,非大家难为也。

2012年,上海曾经拍过一方齐白石写绘的《蟋蟀图》铜墨盒。此盒是老人赠给友人黄济国的,黄供职于商务印书馆,曾为老人印制画册。《蟋蟀图》盒面上的两只蟋蟀,两首相背,似情话絮絮,令人解颐。

笔者还在一本拍卖图录中,见到过

一方齐白石写绘的《三鱼图》墨盒,同样精美绝伦。一大一小两尾母子鱼,正相依偎嬉戏,温情绵绵。妙的是母子鱼下面,一尾细长的鱼儿正向深处急速游动,动感十足。如此一来,整个画面显得生机勃勃,情致盎然。再看母子鱼的画法,中锋勾勒,线条硬朗,很容易让人想起民间年画里那些大鱼的形象。美术史家以为,这与齐白石早年做过雕花木匠有关,他是参考了民间木雕花板上鲤鱼的画法。

贾献华先生是我市一位资深媒体人、作家,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收藏家。其铜墨盒收藏自成系列,蔚为大观。近年,他在家中设立了“铜墨盒收藏馆”,常有周边县市的收藏爱好者上门品鉴切磋。

2021年3月,贾献华还创作出版了10余万字的《画坛风流·墨盒之韵》,封面选用的,正是齐白石写绘的一方墨盒。在这个墨盒上,齐白石画了两只飞翔的蜻蜓、一朵盛开的荷花、几个挺拔的根茎。蜻蜓活灵活现,仿佛能够听到翅膀的振动声;荷花恣意怒放,好像能够感受到

骄阳照耀下的荷塘展铺开千朵万朵荷花;根茎遒劲有力,散锋飞白牵丝映带,金石味浓郁。至于题跋,出自明朝诗人瞿佑的七律《红蜻蜓》,齐白石化而用之,涉笔成趣。

“一方精品铜墨盒可遇不可求,好的墨盒,耐人寻味,让人百看不厌,白石老人的这方就是。”贾献华有些自豪地说。



《风帆齐发图》

## 镇尺情重

与铜墨盒相比,齐白石写绘的铜镇尺更为稀少,藏家颇有一尺难求之叹。正因如此,齐白石绘《菩提达摩图》镇尺,就成了一件知名度很高的作品。

这对镇尺,是齐白石为他的得意弟子、艺术知音瑞光和尚精心绘制的。

话说齐白石刚到北京之时,并没有太多人认可他,而此时在京城颇有画名的瑞光,则对齐白石一见而服,早早地拜其为师。齐白石对瑞光的艺术造诣极为赏识,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曾这样说:“门人瑞光和尚,他画的山水,学大涤子,很得神髓。在我的弟子中,确是一个杰出人才,人都说他是我的高足,我也认他是

我最得意的门人。”齐白石不仅将瑞光视作弟子,更看作是艺术知己。在其人物画代表作《西城三怪图》中,画的就是他自己、瑞光以及另一位湖南籍旅京画家冯白。创作这张作品期间,齐白石还为瑞光与冯白各绘一图以为纪念。

镇尺尺面狭长,构图殊为不易,不过这在齐白石笔下,“戴着镣铐跳舞”反而可以激发其创作灵感。

在宣纸上创作达摩之时,齐白石常将菩提树画在人物的背后,但在镇尺上,他却别具匠心,使菩提树干自左尺取斜势而上,为描绘达摩留出了足够空间。向上生长的树枝,一虚一实分作两枝,高低错

落,奇正相倚;达摩端坐默思,与侧前方的树枝互为呼应,从而使画面达到了平衡。

齐白石还曾赠给瑞光一对书联语镇尺。对于这位弟子,齐白石关爱有加,曾经书赠瑞光一副对联:画似先朝大涤子,食如南岳懒残僧。几年之后,他又将此联语书写在铜镇尺上,赠给弟子。

齐白石的联语以行书写就,笔力雄健,体式开张,江河奔涌,大气磅礴。刻铜高手以刀法追笔意,成功地将书法原貌与气韵展现于铜板之上,让人叹为观止。

对于这位爱徒,齐白石的确是惠其独厚。他们亦师亦友,知己难得,成就了一段画坛佳话。

收藏随笔

## 买画趣事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国画家卖画,总以平方尺来计算。这还不够,实际尺寸不足的,往往要“四舍五入”,比如四尺三开,实际上不足2.7平方尺,但画家都是当作3平方尺来计价的,比如扇面,实际尺寸或许才一平方尺左右,但扇面往往需按两平方尺来计价。

正因如此,精明的买画者总喜欢与画家砍砍价,免得自己太吃亏。如果双方本就相熟,协商本无可,但假如有的买家拿大刀乱砍,往往也会发生一些不快事。

有一位买家,特别喜欢砍价,一次在一位老画家那儿,他又狠狠砍了一刀。这位画家笑笑,并没有反驳。只见他裁好了长长的一个条幅,先在画面的左下角画了一个小小的孩子,之后又在右上角画了一只小小的风筝。买家颇感兴趣,不知老画家在中间还要画点什么。只见老画家换了一支细毛笔,画了一条长长的风筝线。之后,落款、盖章,完工!价钱是自己砍的,没料画家竟跟自己开了这样的玩笑,真让这位买家哭笑不得。

一次,有位朱姓书画爱好者向笔者咨询一位著名人物画家的润格,笔者如实相告。大约一个月后,他很兴奋地打来电话,称他通过关系找到了那位画家,求得一幅画,润格比笔者告诉的低了不少。请他拿来一观,笔者不禁笑了,原来,这位画家给他画了一张《大海无涯》。画面右侧为一位老者,左侧则为浩淼大海。笔者为他点评:人物画家,最拿手的当然是画人物,但这幅画,观海老者大约只占画面的五分之一左右,大部分地方,都是波浪。如果送去拍卖,类似这样的作品,与这位画家的精品相比,卖价不会超过精品画的三分之一。

朱姓朋友于是对这位画家颇有看法,认为他既然答应了润格低一点,就不应该拿这样的作品来糊弄买家。

笔者只得劝他,画家本有润格,您一定要想方设法去砍价,完后又希望他认认真真画张精品。他为什么非要对您这么好?您的要求是否太高了一点呢?

客观地说,如今不少画家的润格,的确太高了一些,不少真心喜欢国画的人,一年的收入,可能都买不了一幅名家作品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如果您觉得谁的润格太高,那就不要直接上他家去买,您完全可以通过拍行、画廊等机构,搜寻到性价比较高的作品。如果您直接找到画家,又想着以低价买到精品,结果往往会很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
木子

收藏故事

## 耍大刀的李苦禅

画家本为文人,常给人文质彬彬之感,齐白石的大弟子李苦禅,却是个例外。

记得在一部纪录片中,讲述了李苦禅耍大刀的故事。上世纪50年代,李苦禅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。一天他回宿舍的路上,看到有人在胡同口耍大刀卖艺,围了一圈人。李苦禅上前看了一眼,随口说了一句:“耍得不怎么地道呀!”卖艺人不气地大声反问:“朋友,你来耍一个给大伙看看。”李苦禅来了兴致,说了声“稍候”,就快步回宿舍拿来双刀。他这双刀很锋利,平时装在一个鲨鱼皮的口袋里。李苦禅放开耍了一阵,只见两把刀上下翻飞,舞到高兴处还将刀掷于空中,之后又稳稳接住。围观者连连喝彩,纷纷抛出赏钱。“这钱您该归您!”卖艺人捧着钱对李苦禅说。苦禅先生见状呵呵一笑,摆摆手说:“我是美院的老师,给你帮个场而已。”

这个耍大刀的故事,说明李苦禅真有武术底子,且颇具观赏性,但他武功到底强不强,有多强,似乎还弄不太清楚。好在不久后,笔者在一本校友回忆录中读到了他的另一个故事,这下可以很肯定地说,李苦禅的武功挺高。

上世纪30年代,李苦禅在杭州国立艺专(今中国美术学院)任教,由于他总是站在爱国学生一边,被学生私下里尊称为“赤色教授”。一天,他在西湖边观赏荷花,却见有人慌慌张张地向他这边跑,一问方知,原来是有个蛮横的野和尚在前面拦路要“买路钱”,吓得胆小的游人到处乱窜。李苦禅上前一看,只见野和尚袒胸露肚,敲着木鱼,身边放两块大石头,只要有人路过,就举起石头,大声喝道:“要想从此过,留下买路钱!”石头足够大,一般人根本无法轻松举起,所以一些胆大的年轻人虽对其怒目相向,却始终不敢上前制止。李苦禅对自己有信心,走向前去,故意伸手向野和尚要“买路钱”。野和尚勃然大怒,出手即打,结果李苦禅三下五除二,麻利地将其制伏。围观者纷纷叫好。

我国的侠客传统中,对武侠的评判,并不以武功高低来度量,而以武德为最高标准,“宁可无武,不可无侠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李苦禅有武有侠,自然更加受人尊敬。

从艺术的角度来说,习武培养了李苦禅豪放雄强的性格,这种性格反映到绘画中,成就了他强健的笔力和豪放的风格,终成一代花鸟画大师。

耍大刀的李苦禅,不是花架子,而有真功夫。

闲看



齐白石绘赠瑞光的《菩提达摩图》镇尺



《蟋蟀图》